

觀概本日

著 海 幼 周

版 出 社 命 生 新

二年二月初版

三年五月再版

二年六月三版

日本概觀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五十元

外埠酌加包紮郵費

著者 周 幼 海

出版者 新 生 命 社

發行者 新 生 命 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局

再版序

日本概觀得能再版，實在是一件沒有被我預料到的事。雖然有人在說我胆大，更巧妙的加上「一些我為什麼會那樣胆大的原因（這些原因連我自己都不懂）」，回想當初，我却是非常提心吊膽的將牠出版。出版後，我直接間接的聽到一些批評，有些批評使我慚愧，有些批評使我好笑。當然，那些說我為什麼會膽大的原因，是奇怪得足以使我好笑的。

現在再版日本概觀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我不那麼提心吊膽了，我仍像以前那樣擔心着。我所担心的，不是這本書的命運，也不是這本書將受到怎樣的批評。我只在想，這本書能貢獻給人們些什麼，以及那些我預備貢獻給人們的，是否能被接受。他們接受後，又會想些什麼。他們想了些什麼後，會去做些什麼，或是，會在預備做些什麼。萬一他們所預備做的，就是我所預備去做的話，那我實在應該覺得非常榮幸，至少我會覺得，我沒有做一件多餘的事。我也是在「並不是一件多餘的事」的條件下，決心再版日本概觀的。很多認識及不認識

的人，都曾鼓勵我再版日本概觀，起初我拒絕，我以為這只是多此一舉，最後，我覺得，既然有很多人需要，我為什麼不痛快的將一切貢獻給他們。我太沒有勇氣了，我應該更膽大些。

二月中我又去了一次東京，一兩個朋友都以爲我不會再來。在他們開始研究是否該回國的時候，我却又跑到東京，對他們是一件奇怪的事。文科系統的學校無形中停止，沒有去當兵的學生，都參加了「增產運動」。戰時生產是包括最低國民生活必需品，及最高軍需品。一方面要增高軍需品的生產，一方面再要同時維持生活必需品之某一定度的生產量，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一到東京，立刻就感覺較前更有一番不同的情況。例如，吃的方面，是更苦了，再加以二月十八日特魯克島首次被炸，及隔了兩天的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之更換，明顯的告訴日本國民，戰爭是到了決定，或是決定的前一步的時候。報上「大大的」登載着「敵前改組」，登載着「億殉國之秋」。東京馬路上，不但少了青年男人，更沒有了笑着的人；代替笑的，是一付極有決心，準備爲國而死的面孔，使人不得不肅然起敬，至少我個人對他們是有無限的敬意。

日本是在生死存亡的時候，日本國民在出乎意料以外的努力着。中國也是在生死存亡的

時候，一部份我們現在能看得見的中國人，也在出乎意料以外的，不但不努力，根本忘記了這緊急關頭的時候。提到這點，我覺得中國人，簡直沒有資格去批評他人，更沒有資格去批評日本人。在我們議論日本人這裏不好，那裏不合理以前，我們必須平心靜氣的，對自已加以反省。例如，中國人是否的努力，是否在自重，是否在自愛，是否咬着牙的下了一個決心，預備去做某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沒有，絕對沒有！我僅看見目前的一部份中國人，不管有無理論或事實的根據，只是在批評日本，而忘記自己反省，說日本的壞話，在一部份中國人間，簡直成了流行的事。這也如同一部份日本人常常不問青紅皂白的漫罵中國人。我主張「自己反省」，自己反省了以後，才談得到認識別人，才談得到互相認識。假使在日本概觀中，我無條件的贊揚中國，或無根據的指摘了日本，那麼日本概觀是沒有意義的。就算我膽大，那也不過是匹夫之勇。讀日本概觀時，必須隨時反省我們自己，這樣，更容易了解別人。

目前是一個大時代，生活在這大時代的青年，雖然可以磨鍊自己，但也有着青年特有的苦惱與煩悶。我也常常這樣苦惱與煩悶着，我更靈感的覺得，會有另一個大時代的降臨。我在思索，自己該去怎樣應付這大時代，我下了決心，有了任何覺悟，預備縱身跳入這接連來

的大時代，去做應做的一切事，絕不隨波逐流。

我更祝福每一個人的努力！

四月十九日於南京

目錄

前言	(一)
二 日本憲法之特殊性	(六)
三 日本的文化	(九)
四 日本精神	(一六)
五 日本趣味	(二〇)
六 日本的社會	(二七)
一 明治時的日本社會	(二七)
二 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	(三三)
三 戰時的日本社會	(三九)
四 日本社會之特質	(四六)
七 日本之國民性	(四九)
一 日本之國民性	(四九)

二	中日國民性之比較	(六八)
八	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	(七四)
九	一點日本人的關於中日關係的言論	(八三)
十	結論	(九二)

附 錄

一	再度來日感想	(九七)
二	寄友人	(一〇一)
三	再寄友人	(一〇七)
四	與日本友人談話錄	(一二三)
五	近感兩則	(一二九)
六	我與日本	(一三七)
	夏遊小記	(一三六)
		(一五〇)

一 前言

認識日本是現在唱得很高的一句口號，如果不努力去實行的話，其結果也許僅只成爲一句口號而已。中日戰爭以來，無論站在怎樣的立場，認識日本是中國人應努力的工作。但是一直到目前，從沒有出現過一部分介紹日本的中國人寫的書，有之，只是一些散於各定期刊物上的文章。這本小書之目的，就在使每一個中國人，得有一個機會較有系統的知道日本的一些事，一些我認爲重要的事。

中國人往往說，能使中國人正確認識日本者惟有日本人。似乎一時，日本人也有着同樣的意見。所以他們極力（極力做或極力勸導）改變他們對中國人的方法及態度，使中國人對他們增加好感，同時在好的一方面認識日本。這是一件可愛的工作，其成功與否，及成功的程度怎樣，沒有研究的必要。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已在做這件工作，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這個可愛的決心。但是，這個可愛的決心，並不長久，因爲最近，據我觀察他們的言語行動，覺得他們改變了以上的思想。他們現在却認爲，能使中國人正確認識日本者，唯有已經

正確認識了日本的中國人。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說法，理由可以說是中國人與中國人間好講話些。本來，中國人是最聰明的，中國人之所以說唯有日本人才能使中國人認識日本的理由之一，不過是中國人在巧妙的躲避他的責任。事實是這樣，如果有一個中國人沒有認識日本，或是沒有正確的認識日本，他可以說，一切原因都在日本人。我不敢說日本人也學了這聰明的一着，我却認為聰明是聰明，但太滑頭了。這滑頭完全是中國式的。我不避困難的，開始這件不聰明的的工作。

認識日本，不管站在中國的立場，或是日本的立場，無疑的是當前的一件急務。中國人認識了日本，好與日本人進行一切。日本人使中國人認識了日本，願意中國人覺得日本是一個可親的國家。但是問題却發生在「正確」二字，所謂認識，必須是正確的。怎樣才算正確呢？我以為正確的，別人以為不正確；日本人說是正確的，中國人說是不正確；現在可以說的話，不一定正確；現在不可以說的話，不一定不正確；現在正確的，將來也許不正確；現在不正確的，將來也許正確。所以，「正確」二字的意義及範圍如何之決定，是這本小書的前提。但是爲了這決定，我可幾乎預備放棄這書的寫作。結果，我決定，我認為正確的，我寫下來，盡可能的寫下來。（後一句比前一句重要。）我更料想到有人會說我不正確，當然也

有人會說我正確。我只願認為我正確的人，採取我的意見，相反的人，讀了我的書後，大罵我一頓（不管用那國語言），或是作一個卑視的樣子，什麼都在我意料之中。

最在我意料之中的，是也許有日本人會覺得，我應該將日本寫得更好些；而也許有中國人會覺得，我為什麼將日本寫得這樣好，應該再寫壞些。自視高，視人低，是人類的通病，這兩者都不是正確的。我雖然在做這件事的工作，但也很聰明，這聰明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最正確的事是在中間，所謂「中庸」是也。

為什麼一件事，兩個人看起來，一個會認為正確，一個會認為不正確呢？原因只是立場不同。中國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日本人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能體諒人的人，就因為能站在人家的立場設想，這種人是很少的。）所以，接着來的，為什麼要認識日本，因立場不同，說話就兩樣。因為認識日本不過是第一步，利用認識日本所得到的結果為一工具，而且使用這工具，才能開始第二步的解決中日間之一切。我不願在這裏多談到這些，但我覺得又不能不蜻蜓點水似的提一提。

認識日本我用着四個方法：第一是深深參加他們的生活，第二是與他們做痛快的公正的談話，第三是讀他們的書，第四則為自己思索。我將要寫的一切，就是用這四種方法所得來

的輯錄。

認識日本國出發點不同，我認為可以分爲兩方面：第一，是認識日本的本身，關於他們的歷史、文化、民族、社會等等的研究；第二，是認識日本怎樣的在研究中國，及他們究竟怎樣解釋中日間歷史上的一切。這兩點，我認為後者在目前較前者爲重要，因爲後者決定我們的日本觀，是支配前者的。

這本書，並沒有詳細的說到日本的每一方面，例如沒有說到他們的文學、藝術、及家庭生活等等。也沒有將日本作地理方面的介紹。因爲這本書的形式，不是遊記，或隨筆式的。很多日本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都採取這兩種形式：關於北平，北平的吃、北平的風景之類；關於上海，在上海怎樣遇見故世的魯迅之類。就是我所說的，也並沒有完全說完。在這種時代，除非跑到一個保險沒有任何人聽得見的地方去獨語以外，我們很不可能說盡自己要說的話。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並不很傷心。

很多日本人，說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國家。例如有名的室伏高信，在他寫的關於中國的一本書上，就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意見不知道是恭維還是輕視中國。假使我們平心靜氣的想想，實際上，也的確有點這樣，常常一個中國人會回答不出關於中國的問題。不錯，我們有

林語堂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而日本尚沒有類似的書。但是林語堂的這冊書，最大的錯處就在用英文寫的，因為這錯處，日本人說是他僅寫給「英美人」看的，而忽視他的價值。但在一個外國人看起來，中國也許是不可思議，而成了謎的國家。但是日本是不是謎的國家呢？平均的說，一個日本人知道日本的事，往往比中國人知道中國的事為多。但這也沒有什麼算不起，中國大，日本小；中國歷史長，日本歷史較中國短。所以我以為，日本雖然沒有中國那樣不可思議，但很多地方，也是相當令我們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西洋是科學的國家（當然誰都可以說，法國是一首浪漫的小詩），中國是哲學的國家（不是唯物論的哲學），而日本則是一半科學一半哲學的國家。所以，日本不像中國那樣不可思議，也不像西洋各國那樣「可思議」——以這點為結論，結束前言。

二 日本憲法之特殊性

在這一篇裏，我不預備採取「日本憲法論」的形式，我只將日本人對他們的憲法研究，而我認為這些研究中，確有特殊性的地方，擇要寫下來，在任何中國人前，我願意說明日本憲法的特殊地方，雖然我不願將這些特殊地方，以科學或社會學的眼光來批評。

曾有一位日本朋友勸我研究日本的憲法，他的意思是，要認識日本，必先知道日本的憲法有着怎樣的一種性質。關於這事的重要，我早就知道了。曾記得，我也同樣勸過一位朋友留心日本的憲法，他笑着反問我，為什麼我要勸他留心這些事。到現在，我仍覺得他這態度是錯誤的。不知道日本的憲法，就不能正確的知道什麼是日本的國體，日本人所得意的國體。不知道日本的國體，遑談什麼認識日本！當然最要緊的，是研究日本的憲法特殊性時，不能忘記我們的立場。這本書的任何一處，我都沒有忘記這一點。

所謂日本的國體，任何人都似乎可以回答得出，就是有天皇。日本人如果聽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回答，是不會滿意的。如果認為日本天皇，與世界上其他各國，例如英國的皇帝一

樣，那日本人簡直可以生氣了。

日本憲法第一條，載有如下的條文：

「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天皇之ヲ統治ス」

爲鄭重及避免誤會起見，我寫下原文，這意思就是：

「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所統治。」

日本的每一個憲法學者，都可以說在認爲憲法第一條是日本帝國憲法之源泉。無此，即無日本帝國憲法，更是日本所有法規的根本。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萬世一系」四字，假使沒有這四字，憲法第一條的重要性至少減去了一大半。關於這四字，我想，沒有詳細解釋的必要。

日本憲法第三條：

「天皇ハ神聖ニシテ侵スベカラス」

意思即：

「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一條，既注重「神聖」，也注重「不可侵犯」。基於這條，即產生天皇非自然人，是

神，是現人神的學說。

因此，在日本老百姓間，天皇不僅是日本的最高代表者，而且是神。一億的日本人，乃是這神的子女兒孫。

這兩條可以說是日本憲法特殊性之所在。普通我們知道日本是君主立憲國，日本人也無法否認這點。例如，君主立憲國是以議會活動為中心，日本議會之黃金時代雖已過去，一時也到過最高峯的。但是在目前，我們的確不能以為日本的君主立憲政治是和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一樣。英國的皇帝是人，是國家的元首。但為了戀愛的糾紛，也可以放棄這元首的權利義務。而日本的天皇是神，整個日本為這神而存在，整個日本為這神而努力一切，整個日本在做任何事時，心中都念念不忘這神。從這裏更產生出日本人的「八紘一字」，一部分中國人解釋「八紘一字」，是日本人的統治整個世界，而以天皇為世界的天皇之野心。但是據日本人說來，根本不是這樣。所謂「八紘一字」只是基於「東洋的道義精神」。

最後，我不能不提這點，就是在日本也有「天皇機關說」的法律學說存在過，我之稱「存在過」，因為我相信現在不會有這種學說了。我不必解釋這是一種怎樣的學說，總之，與上述一切相反對罷了。

三 日本的文化

這是一個大題目，大得要一個日本人來寫也可以寫十幾萬字，但是我却用小的方法說。當我在小學時，國文先生曾告訴我們，大題目要小作，小題目要大作。我現在就採取這個方法。假使有人（多半是日本人）認為我在這一節太簡陋的話，我先請他注意這點。

日本究竟有沒有日本的固有文化？一九四三年六月號的「改造」上，載有武者小路實篤的一篇叫「從支那旅行回來」的文章。武者小路是日本的文豪，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更是一位托爾斯太的愛好者。在這篇短文中，他說起代表日本去南京參加中日文化協會大會，接着去華北旅行。最後，他很熱情的寫了下面這一段：

「我這次到支那旅行，最感到的事，是支那人在肚子裏，輕視着日本的文化。某人說支那人說『日本有文化嗎？』老實說，多少有些支那人像是這樣想着。

「於是，我問支那文化人，日本畫家中知道誰，僅只知道北齋，這恐怕也是從西洋書籍上知道，而不是從日本書籍上知道的。」